

人间

琴韵醒心

曹 羽

——

古琴之于我，是一个姗姗来迟的缘分。

最近几年，总是不想说话。本来也不爱说话，偶尔张口总是词不达意，干脆闭嘴。也就越来越喜欢不用说话就很明朗、欢喜的事情，比如喝茶、读书，比如看花、看树、看展。隔三差五也会去国家大剧院听个音乐会，感觉音乐的世界真是气象大千。

就是在这样的心境下，我遇见了古琴。

那是癸卯三月初三，古人修禊的日子，王羲之兰亭雅集的日子。世界茶联会在北京对外语言中心举办“非遗茶和天下”活动，作为茶联会文化使者的我参与策划，特地邀请了书法家胡庆恩书写《兰亭集序》，同时邀请了全国古琴大家王鹏老师弹奏古琴曲。

现场很是热闹，各国大使及夫人沉浸在中国非遗茶的缱绻香韵里。忙碌之余，我偷偷溜出人群，来到了在竹林边弹琴的王鹏老师跟前，静心听琴。一曲《平沙落雁》曲罢，我的眼泪刷刷流下来。王鹏老师惊诧问我：你也会弹古琴吗？我说不会。王鹏老师说：但你是真的懂古琴的。

行走

一条河流的前世今生

马国臣

——

您知道吗？如今全境弯曲穿淌在承德境内的伊逊河，原名叫伊松水、伊松河、衣素河、宜孙河、仪粟河、以逊川等，它们是什么意思？为何一水多个名字？

据历史记载是清朝乾隆皇帝给这条河改的名字？为何改成现在的名字？

“玉泉伊逊真巨擘，难为伯仲均天稟”；“伊逊之水第一品，其质则轻味甘甚。”被乾隆皇帝赞誉比北京玉泉山水还好的“第一品”伊逊，在《四库全书钦定热河志》之前“旧名伊松”，伊松、伊逊都是蒙古语“九曲、弯曲”的音译，古伊松水即现伊逊河，是源于承德、终于承德、承德市域最长的内河，195公里曲折蜿蜒，高锬弱碱，流经之处的人们无一不被滋养得睿智仁义。

承德地处燕山腹地，素有“华北大绿肺”“京津水源地”“首都后花园”的美誉。北部是茫茫林海、广袤草原；中部为低山丘陵，林木茂盛；南部峰峦重叠，峡谷幽深。森林覆盖率达56.7%，境内有滦河、潮河、辽河、大凌河四大水系，年产水量37.6亿立方米，是京津的重要生态屏障和供水源地。伊松水从这里出发，自北向南，经围场、隆化、承德县三县，在双滦区入滦河，一路滋润万物。

根据清代掌故遗闻汇编《清稗类钞》的记述，乾隆皇帝历来对饮水十分苛刻，在评定水质好坏时，通常看其“轻重”，“轻”则杂质少。他还自创了一套评定泉水等级的“神器”银斗，对天下各地的泉水进行称重，发现北京的玉泉山水水质最轻，斗重只有一两，并亲自为其题写碑文：“水味贵甘，水质贵轻，玉泉每斗重一两，他处名泉无此轻者。”

直到乾隆皇帝举行木兰秋狝，见到伊松水整条河川，人好河清花更艳，便赋诗《伊松河》以示纪念：“伊松河水当秋澄，伊松河畔秋风清。我来策马渡寒洑，但见苍烟连沙汀。蒹葭采采花欲白，中流溶溶无池鹭。牛骖驱入画意，山容树态皆诗情。逝者如斯忆前岁，惟余长波无停声。”

童话

末末大王

杨 渐

——

我吃东西时总掉末末。不信你看，今天妈妈焖了一锅香喷喷的米饭，我捧着饭碗狼吞虎咽，饭末末掉在桌面上，像下了一场“鹅毛大雪”。

妈妈的她排骨鲜美软烂，小狗蹲在脚边，眼巴巴地望着。哦，原来是肉末末粘在了我的嘴角，它等着肉末掉下来呢。

每当这时，妈妈会一边清理、一边生气地说：“你就是末末大王。”末末大王，好酷的名字，我要当末末大王！

晚上，我吃完面包，将沙发的缝隙里，弄得全是末末。突然感觉眼皮一沉，再一睁眼，我变成了一个末末，跟随着米饭末

——

自然而然，就有了钧天坊的茶琴之约。钧天坊是王鹏老师打造的国家古琴文化传承基地，是一个集天、地、人大美的所在，建筑本身就带了古琴的泛音、散音、按音。室内空间设计尤为精妙，可谓一步一景，皆为大手笔，都称得上空间美学之巅。每到一处，王鹏老师都会坐下弹奏一首琴曲，每每都入了我心。最后，王鹏老师用丝弦弹奏了一曲老梅花，老骨，至清，暗香，都是梅花的灵魂。

回家路上我问先生听琴感受，他说了四个字：天地精神。我心戚戚。

二

随之，石门好友送了我一床他自己收藏的绿绮古琴，琴底刻了净慧上人手书“禅心”，我尤为喜欢。琴以入怀，我把自己收藏的二十年老班章、十年冰岛送给好友，那也是我的至爱。

与此同时，我结识了小城音乐人、古琴广陵派十三代传人刘茂华老师。之前只知道他是古典吉他高手，且名声在外，短短几年一个华丽转身一步迈到了古琴。茂华老师说：其实每个中国人心里都住着一床古琴。

——

茂华老师自小喜书善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一直在。他生性狂野不羁爱自由，一场大病后，他让自己很彻底地回归到传统，并根据自己心性融身心于广陵一派，成为梅派广陵的传人。

这可不是一个荣誉称号，而是一份文化传承的责任，刘茂华老师凝重地说。

我回乡寥寥，自此多了一份期盼。每次回乡听刘茂华老师弹奏一首琴曲，听他风趣地阐释乐理、琴意，那些琴界逸闻趣事更是随手拈来，舍不得离开，就顺便赖上一首《阳关三叠》或者《忆故人》。最近一次回乡，刘茂华老师刚刚大病出院，瘦弱憔悴得让人心疼，可当他坐在古琴前弹奏《普庵咒》时，却仿佛全然换了一个人，那个风神潇洒的灵魂又回来了。

我总是感动，一床古琴，涵盖了阴阳五行天地人，高山流水，龙吟凤鸣，四季流转的时间美学，在和琴人的交流中又各带风神，其中意蕴，哪里是文字能表达尽的呢？

贝多芬说：语言的尽头是音乐。那么音乐的尽头又是什么呢？我家先生说：还是天地精神。

三

暑期回乡小住，经由白大姐，

——

我结识了九巖派五代传人张舒老师。

张舒老师是海边人，她高高的个子，举手投足都见北方女子的大气。她的琴风，沉稳大气，那么年轻的女子，弹的曲子却很高古。张舒老师说九巖派古琴的特点就是中正大气、雅正苍古、质朴雄浑，且吟猱有节有度。

后来在沧州清风楼九巖琴社参加“五省六市古琴雅集”，听张舒之师九巖派第四代传承人周林华老师弹奏《高山》，真的感觉什么样的文字也描写不出琴弦间巍巍乎高山、仁者乐山的灵魂，真的很震撼也很赞叹！

那次雅集，我听到了几首从未听过的曲子：《白雪》《长清》《秋声赋》。曹柔有一首诗言：右手轻重疾徐，左手吟猱淖注；更有一番难说，此人须是读书。这一句“此人须是读书”，可谓意味深长，琴家、听者，只有不断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才会离古琴更近一些。

古琴，承载了中华文化的太多气息，古琴曲，就是传统文化的呼吸。当琴家拨动琴弦，传递的是几千年相续的文化心音。这才是古琴真正的魅力！

张舒老师师从周林华老师习琴，也正是折服于此。疫情期间防控严格，为了学一首《长清》，她坐在周老师的后备箱里进小区，习琴之心殷殷若是。

古琴，也是中国人的文化自信。



夏（水彩） 王志伟 作

在场

翻看一块泥土（二章）

闫耀明

土豆的表情

爹说，该起土豆了。起了土豆，种萝卜白菜。

于是，藏在地下的土豆便纷纷亮相，像打开它隐藏了整个春夏的隐私。

我和娘小心地用土筐把土豆收起来，运到仓库里去。

我真实地感受到了土豆的沉重。不大的土筐装上土豆，竟然让我拎得很吃力。

小时候，我最不喜欢吃的，就是土豆。而我每天必须要吃掉的，也是土豆。农家院子里，土豆多得是，不吃土豆吃什么？我当时一点也不理解娘的苦涩，还曾经很没有风度地拒绝吃土豆，引得爹瞪眼睛、姐窃笑。

就是这十几年来一点没有改变模样的土豆，就是这曾经被我拒绝过的土豆，今天，用它的沉重让我更加没有风度地呲牙咧嘴了一回。

休息的时候，我仔细地端详着眼前堆成堆的土豆，发现它们几乎没有完全一样的。而让我倍感惊奇的是，它们的表情，居然彼此十分相似！

我不由地怦然心动。

几十年的光阴让我淡忘了许多东西，唯独这小小的土豆，仍然用它那始终不曾改变的模样，无言地提醒着我它的存在，以及它存在的价值。也许没有这让我厌恶的土豆的滋养，我不会长到今天这么高

大、这么壮实。

土豆是好东西，不管是埋在地下，还是走上餐桌，土豆都是个好东西。

土豆在菜园中滚来滚去，爹笑了。爹和土豆的感情深着呢。想来，我们这几个孩子能够顺利长大，应该感谢这小小的土豆。我猜想爹一定是这么想的。

是爹脸上的笑容告诉我的。爹脸上的笑容，与一枚土豆的表情那么相像。

面对一枚土豆，我不敢站到镜子前，看自己的表情。

奔跑的阳光

我看到阳光正卖力地把自己打扮得更加花枝招展。

你也应该看到了吧？阳光的身躯正柔软在一涌一涌的女儿河河面上；阳光的笑脸正一闪一闪地灿烂在屋檐下的那串红辣椒里；阳光的脚步正一扭一扭地浪漫在村柳飘荡的枝叶间；阳光的笑声正一串一串地荡漾在茂密的玉米棵中。

这恰恰说明阳光的聪明，善于利用村庄里的一切，来诠释自己的聪明。她明确地告知世人，她是一个智者。这让我想起一句话：智者，当借力而行。

没有谁怀疑阳光的价值，没有人拒绝阳光的热情，更没有人不对习以为常却又无法割舍的阳光充满敬畏。

在乡村，阳光的样子比小

四

王鹏老师说，琴音和而天下治。你写写古琴吧。

古琴，砚台，篆刻，书法……这些中华文化的符号，我真的是热爱到了骨子里。可是，我真的写得了吗？

齐先生说：哪个中国人不是呼吸着中华文化长大？你喝茶都喝出了好几本文化了，怎么就不能出一本琴文化？

我笑了，顿时一身轻松，那就像品茶一样弹弹琴吧，在二十四节气的流转里，慢煮时光，慢弹云水。反正都是文化，也都是心法。

我的老同事白大姐是一个琴痴。她在北京时走遍了每一条胡同，最后在一个琴社驻足，至此迷上了古琴。先是一把一把淘琴，淘得多了，就一把一把送给有缘人。凭着早年的音乐功底，她几年时间自学了二十余首琴曲，回小城后又先后师从刘茂华老师和张舒老师习琴。她的生活和古琴是一体的，行住坐卧，眼里心里，都是古琴。这样的热爱，该是多么深的琴缘？

白大姐和我家先生是同学，先生调侃她：别的中国人心里住了一床古琴，她可好，七十二变，每个相都是古琴。

古琴如幽兰，其香若有若无，不经意间，却如惊鸿一瞥，一下迷住了你的心。于此，你心中的那一床古琴，不管是伏羲、仲尼，抑或落霞、绿绮，都会慢慢苏醒。

汉诗

没有石头的地方

（外一首）

王柱森

古黄河口诉说着一个没有石头的故事
小孩子打水漂都用贝壳
天擦黑，如果贝壳飞上天
蝙蝠会来伴行
渔家人心头从不装着石头
常在一片摇晃的蓝底花布上
接受包裹或印染
没有石头的地方，是渤海湾的滩涂
海里没有暗礁，也没有孤高的岛
没有石头的地方
喝下去的水会变成盐
人们会堆出一座城叫盐山
那黄色浪包一样的土坟，也没有石碑

这里，自从石头上雕刻了字
就有了墓碑和界石
没有墓碑，人们也认不错亲人
那刻了字的墓碑，却要辨认一番
远古，或许这里到处都是石头
早已化成棘头梅童鱼和黄姑鱼的
两颗耳石，倾听
渤海湾西岸的潮音和渔谣

蓝印花布是一方乡愁

母亲是挎着蓝印花布嫁过来的
抖开，就成了渤海
母亲告诉我，往海的深处走
黄水谣会变成蓝调调
里面藏着鱼光。因此
蓝色忧郁从来没有落到身上
母亲用一方蓝印花布
盖上海这个巨钵
我小心翼翼捧着这剂汤药
为盛大的斑斓疗伤

我把蓝印花布当作来时的襁褓
还把它当成去时棺材底的绸缎
我出海
母亲就把蓝印花布的一片海
穿在身上
我常常思念立起来的蓝底白花
往这匹大布的深处走
水浅涩，就撒上一把盐
浇出一万朵青花
再靛蓝些，我就把渔火点燃

并非宿命

枫 樯

我不可能停下来
站在摇摆之上
我要朝着船艏指定的方向

两舷外狂浪滚嚎
这毫无道义的暴徒
它们，头颅摇着浑黄
牙齿咬碎断鳍的翘翅

我不敢停下来
以锚链禁锢狂奔的铁骑
东风又一次把海的鳞片掀起
海淌血的疼传染给我
卡在心肺间那根鱼刺
我必须拔掉
为海咳出几滴浸血的星辰

我的船，像一尾白鲸
神秘而又古老
折行在海의遐想之间
千百次，月亮以金手指指引
我漂泊千年的魂魄

海铺开八万里的蓝纸
陪我绘航迹也写远方
我濒临颓废谷底的时候
海又捧着岸，在不远处
为我，备好缆桩

滩涂

杜宝千

这是潮水，每天必经之路
走长了就沉淀成泥滩
小时候每天都在这泥里拾海
扒狼鱼抠油光捉小螃蟹

不只是好玩
这样既贴补拮据的日子
也是上船出海前的历练
爸爸说生在哪儿，就吃那碗饭

如今黑发跋成白发
也从没有离开这片泥滩
只是现在东风涌起的潮头
再也无法和它交流
那些张着血盆大口的养殖池
正一点点侵吞它的肉身
从此，我再也找不到
少年时印在上面无忧无虑的脚印

渔人诗社优秀作品选登